

棉兰地区的开发功臣（下）

——印度尼西亚棉兰张榕轩纪念馆巡礼

关帝庙、天后宫、观音堂，甚至清真寺，以满足当地各族人民宗教生活的需要。总之，凡棉兰地区的义举，他都殚精竭力去做。如此“前后数十年，蒙其惠者以数十万计。以故商南洋者识与不识，羡慕其德而乐道之。”张榕轩兄弟遂成南洋慈善界之翘楚。

纪念馆有一幅照片十分醒目：张榕轩一手持手杖，一手拿礼帽，气昂昂地屹立着，目光里流淌着自信。他身后是一位头缠头巾、腰别腰刀的青年人，一看就是当地的原住民。这是张榕轩当玛腰时留下的照片，那年轻的原住民是他的保镖。原来，荷兰殖民者对印度尼西亚统治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即用华人来管理华人、用

印度尼西亚人来管理印度尼西亚人。鉴于张榕轩兄弟的才干以及他们在当地华侨华人中拥有的崇高威望，荷印当局先后授予张榕轩兄弟雷珍兰、甲必丹、玛腰的职位，让他俩管理棉兰的华社事务。玛腰是授予华人的最高官衔了！但是，张榕轩兄弟当了荷兰当局的官员后，并不对华侨华人作威作福，相反，却利用这一职务为华侨华人办事。在他们力争下，荷兰当局许多对华侨华人苛刻虐待条例被废止。如：华侨华人逝世后，凡未立遗书者，财产一律充公，在张榕轩据理力争下，当局对“华人遗产继承议题”逐渐放宽。又如，华侨华人所得税，自张榕轩兄弟的玛腰公署代

征后，许多收入微薄者得到了减征，失业者得到了免征。张榕轩兄弟熟悉荷兰语，也熟悉马来语，使他俩在殖民统治者与当地原住民以及华侨华人之间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中间角色，因此，在棉兰的主流社会中，张榕轩兄弟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和尊重。荷印当局为表彰张榕轩兄弟的贡献，1904年爪哇总督授予张榕轩“柯士德奖章”。1912年，荷印政府授予张耀轩荣誉勋章，并聘张耀轩为荷印政府的“高级顾问”。荷印当局还把棉兰一条最繁荣的街道命名为“张榕轩街”（Jl. Cong Yong Hian），后被改名为“茂物街”（Jl. Bogor）。2013年10月2日，棉兰市政府颁发了为“张榕轩街”复名的决定书。经日里苏丹的推荐，张耀轩还当了棉兰市市政委员。日里苏丹还特别赠给张榕轩一块1200平方英尺的地块修建住宅。这就是今天榕荫堂的所在地。张榕轩去世后，其弟张耀轩与其子张步青，在棉兰市洼武拉河上修筑的成德桥，也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张榕轩桥”。此桥是印度尼西亚唯一获联合国科教文

组织授予“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存三等奖”的文物。在印度尼西亚排华甚嚣尘上期间，它以及桥头刻有的中、荷、印度尼西亚三种文字的碑文，一直保持完好。1911年9月，1921年2月，张榕轩、张耀轩先后逝世于棉兰。出殡之日，棉兰市万人空巷，各族百姓都来送别这两位开发棉兰的功臣，可见他俩在棉兰百姓心中的地位。

张榕轩逝世100周年的追思会上，棉兰市市长拉胡曼·哈拉哈先生对张榕轩兄弟有这样的评价：“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张氏兄弟在发展城市贡献甚巨，至使日里市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日里变成了现今的棉兰市。张氏兄弟交游广

阔，喜欢帮助别人，不分种族、宗教和社会地位，更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或地方的商业和居住，使张氏兄弟离不开棉兰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这里提到的“家乡”，哈拉哈市长很明确指出就是张榕轩兄弟生存发展之地——印度尼西亚棉兰。这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还有个第一故乡，那就是生养他们的“胞衣地”中国。两个故乡他们都没有忘记，他们都用毕生的精力去报答它。“年深外境尤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这是客家人的传统。张榕轩兄弟最后长眠于第二故乡，他俩最终把第二故乡变成了第一故乡。所以，印度尼西亚各族人民才会永远记住他们。



图为张榕轩夫妇墓园“茂榕园”。林永传 摄



图为“茂榕园”内张榕轩夫妇墓。林永传 摄